

性別化的自我

一、家庭關係

深為三女的我在尚未出生前，便讓身為長子的父親以及已連生兩個女兒的母親，在還尚未消化懷孕的喜悅時，就已承受了龐大的壓力。在產檢時，連婦產科醫生都不敢說出超音波的結果，以看不清楚帶過，深怕說出了性別，我就已消失在人世間。直到我出生的那刻，才被確認是女生，母親懷胎十月的辛苦與背負生子的壓力，在揭曉的這刻化作了沉重的眼淚。

對這段過往記憶猶新的母親，回想過去還是不免感慨，當初坐月子的時候，不曉得是父親怕被小孩吵還是對於母親依舊是生女兒這件事情賭氣，或是認為自己身為長子不夠爭氣，竟然跑去和奶奶睡了將近一個月，而沒有和媽媽一起睡。這件事情的緣由，母親至今依舊不解，但也因為她從未去探究真的原因，也就這麼理所當然的相信，父親是因為想逃避生的依舊是女兒以及和她賭氣，而有這樣的舉動。

可看出來，需要兒子傳宗接代這樣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在我們家，雖然醫學已相當發達，得知生男生女是由男性決定，但傳統的觀念卻還是認為是母親的責任或是「問題」，許多不孕的夫妻，也常由太太擔起這樣的「罪名」。父權結構將生兒育女的生殖、養育以及撫養問題與女性連結，使得理性的科學知識不管怎麼教授，都抵不過社會傳統的父權觀念以及女性照顧者、生育者的角色，因此擺脫女性照顧生育者的角色，將男性納入照顧者的行列，或許才能使這樣的

問題得以緩解。

奶奶生了四個兒子，沒有女兒；但她的四位媳婦，生的十個孫子中只有一位是男性，這讓我那位堂哥從小備受寵愛，連紅包都多我們兩倍，就算我是全部小孩成績最好的，但還是比不過可以傳宗接代繼承「黃」姓的哥哥，常對此現象感到忿忿不平，因此更加強了我要證明女性不比男性弱的信念，使得自己樣樣都要表現的比哥哥強，影響了我自身陽剛特質的培養。在父權社會的架構裡面，只有繼承姓氏的男性才是自家人，而女性終究是要嫁出去的「賠錢貨」，叔父輩常掛在嘴邊的俗語：「生一個女兒衰二十年，生兩個衰四十年，生三個衰一輩子」，對於四兄弟只有一位生男生的狀況自我解嘲一番，雖然實際上他們對於女兒的愛一點也不亞於其他人，但在父權社會的結構下，還是認為這樣是種遺憾、是種殘缺。

父親在家中一肩挑起所有的經濟支柱，但我和姐姐們從小卻和他不親近，一直到大學以後，深知工作的不易與辛苦，才稍稍體會他所承擔的責任有多重。從小在家看到的父親形象，就是一位只看電視什麼事情都不做的他，舉凡掃地拖地、洗菜煮菜、甚至連端盤上桌、盛飯，到修電燈、馬桶、搬重物等粗重工作，完全是媽媽一手包下，媽媽一方面體現了沒有什麼事情是女人做不到的「典範」，一方面也複製了女人在家中什麼事情都得做，而所做的任何事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主婦形象。深受父權社會影響的父親，連離他兩步遠的牙籤，都認為是太太或是女兒需要幫他準備好的。從小看著這般情景的我，怎麼能體認得到父親在

外工作的辛苦？我看到的就是無怨無悔替家裡付出、被罵也只能含著淚在廚房哭的母親而已。從小所有小孩的事情也都是媽媽一手包辦，爸爸對於我們的想法以及意見，也都是由媽媽轉達或是告知，而能讓爸爸與我們直接講話的時刻，就只有發成績單的時候，這些「應該」才是爸爸出面的重要時刻。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上高中，他每天早上載我上學，父女倆有了單獨溝通的時間與場域後，才有所轉變，慢慢變得可以聊些除了成績以外的生活話題。一方面希望被我們理解其辛苦的父親，另外一方面又恐懼我們看清他剛強形象下的軟弱與逃避，以不溝通的方式來讓彼此相安無事，但在多聊天的情況下，才了解到父親其實是不懂如何和我們聊天，不曉得該聊些什麼，以為自己應該要維持剛強穩定的形象，才能夠支撐起他在家中的地位以及讓大家安心的環境。面對這種缺席已久的父親，或許身為子女的我們，更應該以自身擅長的聊天能力，搭起彼此溝通的橋樑，傾聽身為父親積壓了幾十年，想說卻說不出口的壓力以及社會期待與自身矛盾。

父親很符合父權社會下的男人形象，喜歡權力和掌控，看起來似乎偏陽剛特質，但實際上他的個性是非常陰柔的，不喜社交、不愛爭執、不擅溝通以及遇事妥協。外在給予男人的形象與期待，造就他身為男人的壓力，認為需要擔任主管以及掌控權力才得以安心，但就他自身個性而言，他卻是不擅長的，因此常陷入矛盾以及不被肯定的狀態，一方面想要掌控權力，但另一方面卻又不想要權力背後所連帶的溝通、妥協、交涉的部份。分析下來父親也是父權結構下的男性受害者，雖然自身的個性不喜競爭，但在社會建構出的男性或是父親形象便是以工作

成就以及薪水等標準來評定的，不僅造成他個人在職場上的困境也造成了家庭「缺席的父親」的現象。

母親也是陰柔特質較多的人，不喜社交、害羞、不善表達、溫柔順從等，自己在這樣的氛圍下長大，不自覺會希望自己強一點，不要像父母一樣什麼話都不說、習慣於被環境安排，或是跟著傳統走卻不知道傳統價值的目的為何。因此本身追求陽剛特質或推崇陽剛特質，也可說是對於父母性格的反動，加上家裡非常重視課業成績，以及受到大家族缺乏男性的影響，而自己想要表現出女性可以做得比男性更好，還有達成要求可換得相對於姊姊們較多的自由等好處。由於從小在各項競賽中(除了跑步以外)，都不曾輸給男性過，因此並不會特別推崇男性，只會覺得男性也不過如此，但為何能夠擁有比女性更好的對待？

追求獨立以及具有決斷力這方面的陽剛特質，依舊是我欣賞自己的地方，但像是傾聽、體貼這類的陰柔特質也是自身所有的美好特質。對於軟弱、易妥協、順從這樣的陰柔特質，還在慢慢的接納中。如果不接受自己有時候是軟弱的，那如何有同理心去接納別人的軟弱，或是沒有先接納別人的軟弱，如何再去設身處地的了解別人為何軟弱?在什麼結構下，使得他們不得不軟弱?自己對於陽剛特質的推崇，其實也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但更應自覺這部份，才能真的做到對於自身以及別人的理解。

父母在父權架構下，各自扮演著自以為「對」的角色，父親認為男主外的所有經濟由他承擔，這就是他對這個家愛的表現，殊不知對老婆的體貼以及與小

孩的聊天分享或許才是其他成員最渴望的部份。母親認為父親已經擔起經濟的所有重擔，因此她也「認份的」擔起其他所有家裡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就算再辛苦再被爸爸看不起，她還是默默的承擔這一切。

雖然如此，但父母的「麥片盒」一對一雙性戀家庭模式，也維持了我們家的生活模式與溫馨，雖然這樣的模式底下，存在的是大家犧牲與妥協下的產物。但弔詭的是，雖然看到母親十分辛苦也很心酸，但還是會不自覺的想複製這樣異性戀家庭的模式，認為小孩子放學回家有人在家等他會很有安全感，也會覺得女性應該當個賢妻良母，學會照理家裡一切事務，不同的地方是，認為身為另外一半的男性也應該學會共同分擔家事與小孩，但總觀來說，自己的潛意識還是不自覺的複製了異性戀霸權以及母職工作的框架。父權社會體系、雙性戀霸權、母職工作等不斷地透過社會再複製的傳到了每個地方以及自己身上，自己如何擺脫這個框架，重新找到立足點，是目前自身重要的課題之一。

二、親密關係

由於目前交往的對象是日本男友，交往過程中也能看到因不同國家的結構及文化帶來的影響。日本是父權體制更根深蒂固的國家，不僅夫妻雙方要同姓，男性也理所當然的被認為要支撐所有家庭的經濟來源，而妻子也要打理好家裡的一切事務，讓丈夫能夠無後顧之憂的上班。在這樣的架構之下，男友也認為自己應該一肩挑起家庭的重擔，使得他在面臨需要辭職來台灣可能會面臨到的失業有著很大的恐慌。

關於我要去日本定居或是男友要來台灣定居的問題，兩個人討論了很久。大部分的好友，對於我可能要嫁去高度開發的日本，向來是抱持著樂觀而且欣羨的態度，這也受到婚姻坡度概念的影響，就是「男要下娶，女要上嫁」的觀念，嫁去高度開發國家如日本、歐美就是好，嫁去東南亞、中美洲就是吃苦，這樣的觀念在國人心中比比皆是。國家就代表著個人嗎？國家強，個人就有錢？國家不強，個人就窮？殊不知日本的窮人也是滿街跑，這種「以全部概括個人」的想法，在許多跨國婚姻裡面常會看到。東亞南外配被家鄉的人抱以欣羨的態度嫁過來台灣，但在台灣卻被視為弱勢族群或是倍受歧視，而我國婦女嫁去日本又何嘗不是？

討論的結果是他會選擇來台灣定居，一來，因為他來台灣比較可能找到工作的，而我去日本找到工作的機率並不高；二來，他認為我們兩個在台灣一起工作的生活應該會比他一個人工作過的好；三來，男友認為如果有一方必須承受離職以及離鄉背景的痛苦，那他認為那是他身為男人應該承擔的，加上他也住過這裡以及語言又流利。關於第三點，十分感激他的體貼與犧牲，畢竟離鄉背景來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並不容易，但他願意嘗試，而不認為應該女生就應該嫁去男方那邊。不過他觀念的背後，還是圍繞在「男人應該承擔」這樣的父權架構下，還是脫離不了一個男人應該撐起一切的父權想法，屬於保護性父權主義。

關於他要來台灣定居的這項決定，除了是個人的選擇之外，選擇下還受到社會結構下，雙方的家庭關係、社經背景、自身職業、家中成員的組成以及各自國

家對於外來移民態度及工作權等因素的影響。就家庭關係而言，他父母關係不好，他和唯一的哥哥關係也很僵，已經七八年沒說過話，這部份對他來說就形成了推力。加上日本是屬於嫡長子繼承，他是次子，因此也免除了這樣顧慮，還有哥哥可以繼承家業以及承擔照顧父母的責任。另外，他的家庭在日本是屬於比小康再弱勢一點的狀況，男友和他哥哥從大學以後就開始半工半讀和使用就學貸款。就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與人員之間的關係，處於中產階級的小康和樂家庭的我說，家庭關係反而形成了我選擇待在台灣的拉力。就兩人職業及福利而言，均屬於中產階級，我是教師而他是跨國企業公司職員，但就薪資在物價的比較下，我反而是比較高的，且擁有的福利也是較多的。加上日本對於外來的移民並不友善，尤其是台灣在國際上處於未被承認的「國家」的尷尬地位，使得台灣的許多職業證照在日本是不被承認的，也使得我去日本找工作機會大大的減低。

相對來說，台灣社會以及政府對於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移民態度就友善的多，承認日本學歷也承認日本證照，擁有外語及中文能力的男友在台灣找工作所面臨到的困難是較少的。可得知，一項選擇的背後，其實包含著整個家庭結構、社會結構以及國家的政策影響，並不光只是單純個人的選擇。

另外，對於普遍大眾對於日本男人「大男人主義」這樣的看法，我和遠嫁去日本的學姊有過討論，就身邊的兩位個案（她丈夫和我男友）來看，他們既會做家事、也會洗衣、煮飯、拖地、掃地等，學姊的伴侶也會帶小孩，何來大男人之有？但在外人面前不輕易表達感情，不能在朋友或是親戚面前有親密舉動，像是

牽手摟腰等動作，這樣到底是屬於禮節還是算大男人表現的一種？做家事的時間是有時間表的，他們工作期間內，太太就應該把家事做好，而下班後，煮飯、洗碗等工作，他們就會接手。關於帶小孩，學姊的老公和我男友的共識倒是一致，就是平日以不打擾他們上班為主，假日兩天他們則願意傾全力帶小孩。這要說是公平的家務分工嗎？或是依然是以男性為主的分工模式呢？但對於他們在工作之餘，依舊盡力的在分擔家務與照顧孩子，這要說大男人也不是，但要說男女平等也說不上來。對照於台灣的男性，日本男人真的有比較大男人嗎？還是在各自的父權體制下，都是一樣的呢？

三、情慾與性經驗

從小被母親告誡，絕對不能有婚前性行為，在上大學之前也是一直這麼告訴自己的，還會當起糾察隊，時時刻刻注意在外面唸書的大姐是否有遵守此「戒規」。但也不禁感到疑惑：男人的貞操就不值錢嗎？賺賠理論還是在生活週遭不斷的傳頌著，吃虧的都是女人。「性」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已，為什麼大家都這麼羞於啓齒，或是覺得見不得人呢？在這個社會，性被污名化以及傳統社會對於失去處女膜的恐嚇，都讓許多女性包過我自己本身，渡過了大半的恐慌歲月。

因為對這性方面的議題很有興趣，所以常常和朋友討論，或是好奇別人的經驗與想法，每每被當成奇特的人，但可喜的事情就是，這些年可以討論這些事情的人變多了！也挺多人向我表示，這是第一次和朋友談論這些問題，也表示有人可以討論真的是件開心的事情，她身邊都缺乏這樣討論的對象，都不曉得自己這

樣對不對、正不正常。反應出大家對性的渴求以及公開談論的必要性。既然會擔心自己正不正常甚至對不對，仍代表著對性還是有標準或是道德在，因為不熟悉也不懂，總希望有個權威或是對照組來證明一下，自己自身的性經驗或是性觀念正不正確。我一開始喜歡談論這個話題，可能也是基於想對照別人的經驗，來檢視自己的觀念或是想法到底是否「正確」？是不是普世價值？也深怕自己果真是長輩眼中的壞女孩，但經由與朋友的對話以及討論，才發現事實上擁有婚前性經驗的人非常的多，而且性也是可以很愉悅、沒有罪惡感的，這時候才真的放下了心中的石頭。

關於自己不習慣自慰這件事情，我想還是深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女性應該是要害羞的、不能太主動等觀念，另一方面也認為女性的性慾似乎要由男人開發才是。因為過去一開始對男友太主動，反而被吃閉門羹的經驗，曾讓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積極主動嚇壞他。但是聽完大家的意見，覺得自己應該要更了解自己的身體，才能夠掌握自己的身體，進而使自己舒服，才能更享受性事！